春秋左傳杜注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三十

華亭姚培謙學

哀公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射音亦句古侯反）○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薛城是）○庚戌叔還卒（無傳）○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無傳）○陳宗豎出奔楚（無傳）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宋邑○莒子狂卒無傳○狂其廷反○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弑

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八月

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

人殺之無傳○陳轅買出奔楚無傳○有星孛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

○饑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

麟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今兗州府嘉祥縣西有獲麟堆蓋嘉祥本鉅野分置也車子將車之子以爲

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恠之虞人掌山澤之官仲尼觀之曰麟也然

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邱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濟成也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也事在六年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

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闞不可竝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執逆至朝）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遺去聲潘音翻）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反為患故盟之）初陳豹欲為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已（言已介達之）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喪也）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肩背僂○僂力主反）望視（目望陽）事君子必得志（得君子意）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恐多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言在我用之而已）使為臣他日與

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已疏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違不從也）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邱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侍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從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為公除害）成子出舍于庫（以公怒故）聞公猶

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事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陳宗先祖鬼神也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屬音燭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耏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耏音而出雍門齊城門也。○雍去聲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是我有私於陳氏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

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恃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鞌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於受賜）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兄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

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樂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周禮地官迹人掌邦田之政鄭云迹之言跡知禽獸之處也曰逢澤有介麋焉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麋九倫反獐也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難以遊戲煩大臣○難去聲下文同野曰嘗私焉嘗試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巢下拜懼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

氏桓氏向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桓魋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子頎桓魋弟桓司馬即魋也司馬欲入入攻君子車止之車亦魋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還入國質音致。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

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魋同）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阬苦庚反輿城在今兖州府費縣西）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丘三日齊

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圉畜養也成孟氏邑)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病謂民貧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使去聲)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命共使○內音納免音問共音恭)懼不歸(不敢歸成)

為明年成叛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咎出奔北燕無傳○鄭伯伐宋無傳○秋八月大雩無傳○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冬晉侯伐鄭無傳○及齊平魯與齊平○衛公孟彄出奔齊無傳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偪成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為楚所伐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

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蓋陳大夫貞子上介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薦重也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副也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弃世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共音恭積子賜反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而遭死則以尸行事○孔疏以吳人不納故芋尹引禮深以辯之其實貞子當殯于館不得以尸將事也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

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芊尹蓋知禮○內音納

○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仲由子路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斵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饗受也若善魯以待

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爲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受命使楚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贛與貢同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于魯國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爲

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禚音灼）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讙與闡（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嬴齊邑）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悝苦回反）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姬○渾戶門反長上聲）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

三○無與音預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為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圃園）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乘去聲下同）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昏姻家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甲輿豭豚欲以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為孔氏邑宰○炙章夜反下同）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

至焉[且欲至門]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己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氏祿]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而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己必繼孔悝為難攻大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敵當也○黶於減反]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

公莊公蒯聵也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輒之臣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為明年瞞成奔起○褚中呂反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此春皆從告○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即瞞成○還音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而奔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肸也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

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河上戚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肹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肹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方天之休（言天方受爾以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聵之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至也。憖且也。俾。使也。屏。蔽也。○憖魚覲反。屏必領反）煢煢余在疚（○致我煢煢然。若在疚病之中）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疚。病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

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南有韋城京城南有平陽城亦曰平陽亭）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懟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俱去）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祏者）許公為反祏（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為反逆之）遇之

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射音石遠去聲）或以其車從（從公為）得祏於槖中孔悝出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

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為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也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比子西於鄭人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

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鳥為喻）楚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義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拒之）承之以劍不動（拔劍指其喉）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陰慎縣也）

今江南鳳陽府穎上縣西北有慎城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慚於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抉烏穴反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欲須其斃而討之

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平王子啟五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廣庇覆以及于我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為門尹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

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也）日月以幾（冀君來幾音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艾音乂）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公并）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

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燕勝弟頯黃吳地○燕平聲頯求龜反○頯黃在今江南寧國府境）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國寧（寧安也）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終言之）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夢而言○比毗志反）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屏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召輒）若不材器可

得也輒若不材可廢其身而得其器竪告大子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輿豭從

己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己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

三死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為飾成

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為令名

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甸時證反○孔疏甸即乘也四邱為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為名是古者乘甸同也兵車一轅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為四馬令止乘兩牡而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為上乘兩馬為中乘也紫衣狐

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劒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大子使牽以退

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劒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今江南蘇州府吳縣西南太湖是也〕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也○句古侯反著直略反〕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illegible]謂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椓訴父欲速得其處○椓中角反○古與訴通〕

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國觀國書之子○觀去聲〕

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囚服服其本服]曰國子實執齊枎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玉]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聚也]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率所類反]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

以為軍率楚武王。鄀音若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息以為縣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至汝水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謟疑也。謟本又作慆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為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裨竈言五及鶉火以陳卒亡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尹子良

（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

過將何為（過相將為王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子國寧也）

○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之虚今濮陽城中○濮陽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州西南有濮陽縣城）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虚

緜緜生之瓜（緜緜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余為渾良夫

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

占之（赦衛筮史）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也）

衛侯貞卜（正卜夢之吉凶）其繇曰如魚竀尾（竀赤也魚勞則尾赤○繇直又反竀敕呈反）

衡流而方羊裔焉（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衡華盲反方蒲郎反○裔以制反）

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辭）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得志故）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喪）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辟蒯聵也○般音班鄄音絹）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戎邑○今山東兗州府曹縣有楚邱故城漢置己氏縣以戎州己氏而名也）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翦壞其邑聚）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卜言乃自後踰）戎州人

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己音紀）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髲也○髢大計反髲皮義反）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潞齊邑）

○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敖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今屬山東青州府）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

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 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 季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 發陽。之役。衛石魋 發陽，鄖也。在十二年。石魋，石曼姑之子 武伯曰。然則彘也 彘，武伯名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宋皇瑗之子麇。瑗，宋右師。○瑗音院 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鄸般邑以與之。鄸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魋亂，故在。○鄸，仕咸反 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 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 為適子。杞姒，子仲妻 麇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 是良材。子仲怒弗從。

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麇則不可知 公執之執麇 皇瑗奔晉。召之。召令還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

○巴人伐楚。圍鄾。鄾，楚邑。○今湖廣襄陽府襄陽縣東北有鄾城，古鄾子國，後屬楚 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 故命之。命以為右司馬 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也 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 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為先君勤勞 三月。楚公孫寧

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今大禹謨）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立故）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皆蒯聵所逐）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為備）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地）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越）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之夷三種敖東夷地）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萇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之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鄭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向言晉公室卑以是年晉定公卒子出公鑿立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吳子弗聽出居于艾艾吳邑豫章有艾縣○今艾城在江西南昌府寧州西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力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比居食飯食又降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殺也

乃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黃池在十三年先主簡子質盟信也○質如字）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吳晉相距甚遠非力之所能及）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閒去聲）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

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笥）使問趙孟（問遺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而反笑）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則行）退無謗言（時止則止）王曰。宜哉

傳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

齊侯為公稽首不見答顧齊地○今山東東昌府范縣東南五十里有顧城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皐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為此會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邾遠至是行也公先至於陽穀先期至也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息閭丘明之後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傳中戀反比必利反為僕人之未次次舍也請除館於舟道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不敢勤齊僕為魯除館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邾隱公八年為吳所囚十年奔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句章今浙江寧波府慈谿鎮海二縣地海中洲即舟山今之定海縣也縣東三十里有翁山一名翁洲即春秋之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也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宋景公之母姓曹氏也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遽也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求冉有名輿衆也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薦進也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繁步干反○傅氏遜曰稱副也旌旗繁纓皆國君之服謙言可以稱此否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丕帥師禦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邱。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邱也。治齊取英邱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邱。犂邱隰也○今山東濟南府臨邑縣有犂邱亭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

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石臧賓如之子)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繕治戰備)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俞顏庚)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躗過也○躗戶快反謂過謬不信之言)役將班矣(言晉之役已將班還)晉師乃還(果如章言)餼臧石牛(生曰餼)大史謝之(晉大史)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行)牢禮不度

不如禮度敢展謝之終臧氏有後於魯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終子贊之言而立公子何

何亦無道何大子革弟

○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

獻其禮宗人禮官也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

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

武公敖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

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

之而以荆為大子國人始惡之惡公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說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輒也）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韤○韤亡伐反）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㱿之（㱿嘔吐也○㱿許角反）是以不敢（不敢解韤）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公不可解）褚師出公戟其手（抵從手屈肘如戟形○抵音紙）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恐見以得）

七為辛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公有怨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中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妹妹之孫為從孫甥與孫同列○從去聲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襪登席者公孫彌牟奪邑者公文要失車者司寇亥奪政者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工匠所執使拳彌入

于公宮信近之故得入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疾蒯聵大子也時已死鄄子士請禦之鄄子士衛大夫。鄄音絹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援音袁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蒯聵也亂不速奔故為戎州所殺欲令早去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閒也乃出閒去聲將適蒲蒲近晉邑。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故蒲城是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鄄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泠近魯邑。泠力丁反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城鉏近宋邑。今大名府滑縣東有鉏城水經注云濮陽西南有鉏邱城是也以鉤越越有君宋南近越轉相鉤牽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

始乃載寶以歸（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滋請逮行已為先發而因載寶歸衛也）公為支離之卒（支離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揮衛祝史）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為內閒）見子之（子之公孫彌牟文子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妄不法）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雖知其為君間不審察私共評之）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難面逐之先逐其家）揮出信弗內（再宿為信○內音納）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伐衛求入）

○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今還）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

魯南鄙也郭重僕為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覲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呰言毀其貌季孫曰請飲彘也飲罰之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為二十七年公孫邾起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皐如后庸越大夫樂茷宋司城子潞衛侯輒也○茷扶廢反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愎很也乃

睦於子矣民睦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衛之師出禦之大敗衛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也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黚也○黚起廉反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司徒期也令

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起期而不得加戮故勑宮文令苦困期姊司徒期

聘於越為悼公聘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也王命取之期

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忿期而及其姊為夫人者遂復

及夫人之子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致夷言死于夷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啟得弟畜養也

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

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靈不緩為左師

不緩子靈圍龜之後樂茷為司城茷樂溷之子樂朱鉏為大司寇朱鉏樂輓之子

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

自逼達於君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不告君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盈滿也重而無基能無敝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為基必敗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在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東辛巳卒于連中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今虞城縣空桐澤有空桐亭使名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畫計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

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令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所弒）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首去聲）已爲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桐門北門○咮張又反烏口）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地名）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非我因子潞（子潞樂茷）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

也眾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樂氏與我者無憂不富眾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啟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孫音遜寗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盟在僖二十八年○宛於阮反獻公孫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

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illegible]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頌言無強惟得人也）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爲主主四方）而國於何有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駘他來反）二月盟于平陽（西平陽○今屬山東兗州府鄒縣）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康子病之（恥從蠻夷盟）言及子贛（思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不及與越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之）

〇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言公之多妄

〇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鄭駟弘請救于齊弘駟般子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〇屬音燭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〇乘去聲名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〇今兗州府東阿縣西南有留舒城與東平州接壤及濮雨不涉濮水在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

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衣去聲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阪音反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瑶察陳衷焉衷善也○謂晉君使己察陳之善以討鄭罪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瑶何有焉言陳滅於己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時奔在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陵偏寡少而積及之

也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也○輕去聲厭於甲反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己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間隙也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問己可得以壽死不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有陘氏即有山

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子贛之言君不沒於魯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酅魁壘晉士○桔户結反柣大結反酅戶圭反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

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惎毒也〇惎其冀反

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三十

乾隆丙寅夏五月吳郡小

鬱林陸氏雕版王日煥錄